



軛 下

伊凡·伐佐夫著

作 家 出 版 社

書號 38

字數 327000

概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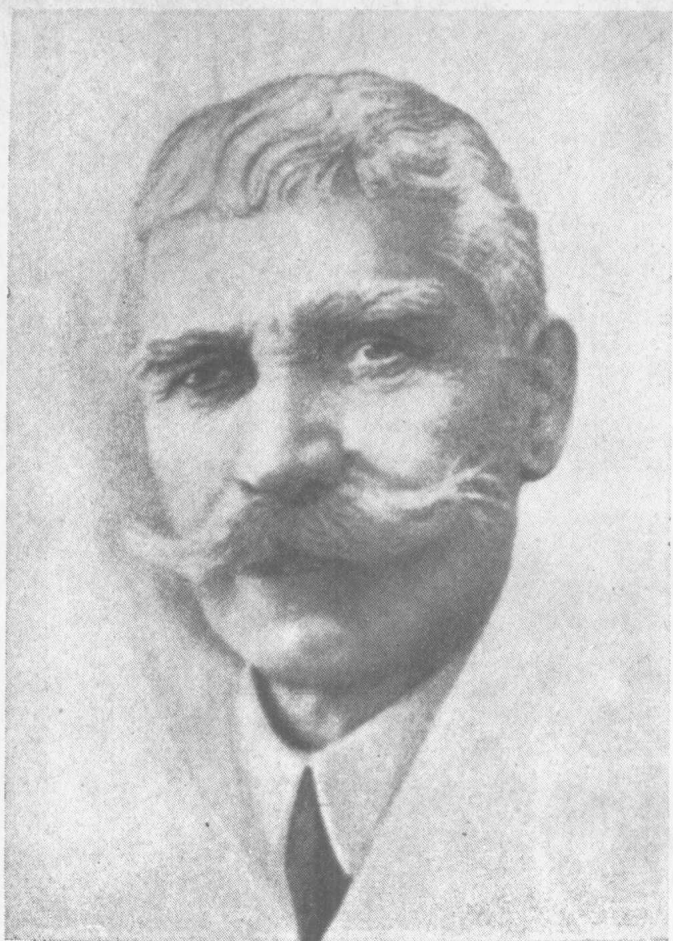
著 者	伊 凡 · 伐 佐 夫
譯 者	施 瑩 存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 00001—15000

定價 16,500元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и. Вазов

序言

現在第五版軀下就要問世了。我要說兩句很早就渴望着講的話。

一八八七年我被逐出保加利亞，在放得薩過了一年，在那裏我感覺到失去祖國的悲哀和痛苦，我的腦子，我的心，我的靈魂每時每刻都向祖國飛去。那時，我有了寫這部小說的靈感，我重新嗅到了保加利亞的空氣，千萬個回憶復活了，千萬個鮮明而美麗的畫面，在四月起義時代祖國蓬勃生動的畫面，攫住了我的腦海。

啊，幻覺啊，你們是怎樣安慰了我的靈魂！啊，決定命運的日子啊，你們又是怎樣在我靈魂中引起了顫抖！我忘卻了放逐的痛苦，沐浴在親愛的和永不可忘懷的回憶的浪潮之中，感覺到幸福愉快。這些回憶給我靈感，給我的文思新的翱翔和新的青春，我這本書從放得薩偏僻的街上的可憐的斗室中出來，周遊了整個保加利亞，而且還越過它的邊境，在歐洲飛翔。

因此我現在感謝這次流放。

伊·伐佐夫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於索非亞

目次

序言.....一

第一部

第一章	不速之客.....	三
第二章	暴風雨.....	二
第三章	修道院.....	三
第四章	再說馬柯家裏.....	二六
第五章	當夜的事.....	三六
第六章	一封信.....	四三
第七章	英雄主義.....	四八
第八章	在姚爾丹家裏.....	五四
第九章	釋疑.....	六三
第十章	女修道院.....	六九
第十一章	考試.....	七
第十二章	鮑依楚·奧格涅諾夫.....	八六
第十三章	到西里斯脫里亞之路.....	九四

第十四章	邂逅……………	一〇四
第十五章	墳墓裏出來的聲音……………	一〇六
第十六章	演戲……………	一〇三
第十七章	僥倖……………	一〇六
第十八章	一個艱難的使命……………	一〇八
第十九章	不歡迎的訪問……………	一五〇
第二十章	亡命者……………	一五六
第二十一章	在維列果伏村……………	一六二
第二十二章	窘遇……………	一七〇
第二十三章	亞爾丁諾伏的縫紉會……………	一七五
第二十四章	天主太高——沙皇太遠……………	一八七
第二十五章	報復……………	一九六
第二十六章	風雪……………	二二一
第二十七章	在茅屋中……………	二二六

第二部

第一章	重逢……………	二三五
第二章	兩極端……………	二三五
第三章	丈人和女婿……………	二四二

第四章	一個一八七六年的特務	二四六
第五章	櫻桃樹	二五八
第六章	馬柯的祈禱	二七〇
第七章	全國都瘋狂了	二七七
第八章	波瀾疊起	二八二
第九章	起義	二八九
第十章	慈里·陀爾的大破	二九三
第十一章	士氣沮喪	二九六
第十二章	一個洗禮	三〇一
第十三章	史脫勒瑪流域燃燒了	三〇四
第十四章	一個新的企圖	三一二
第十五章	亞符拉謨	三二八
第十六章	夜	三三一
第十七章	晨	三三五
第十八章	戰鬪	三八六
第十九章	拉達	三九五
第二十章	溪流和人流	三四〇

第三部

第一章	回顧	三四七
第二章	一個牧人的友誼	三五〇
第三章	往北去	三五四
第四章	旗	三六一
第五章	被殺死的人	三六四
第六章	送信的	三六七
第七章	瑪麗卡的失敗	三七一
第八章	牧場	三七六
第九章	一個同志	三八三
第十章	愛情和英雄主義	三八八
第十一章	志願兵	三九一
第十二章	一個沒有起義的城市的故事	三九五
第十三章	故事續	三九九
第十四章	一番重要的談話	四〇三
第十五章	會合	四〇七
第十六章	永別	四一〇
第十七章	毀滅	四一四
譯者後記		四一七

第一部



第一章 不速之客

在一個五月裏的美好的晚上，馬柯大爺光着頭，穿着妝衣，趿着拖鞋，正在院子裏和他一家人坐着吃晚飯。餐桌照例地放在葡萄樹腳下；一邊是清冷的小溪，溪水像一隻燕子似地呢喃着日夜流過；另外一邊，是一大片茂密的常春藤，終年青翠地遮蓋着牆壁。一盞燈從一株丁香花的橫枝上照下來，而那些丁香花卻在這一家人的頭頂上發散着濃郁的香氣。這是一個大家庭。在馬柯，他的老母親和他的豐媚的妻子的四周，圍了一大羣孩子，大的小的，都揮舞着刀叉準備在他們的餚饌上作一次慘酷的殺伐，他們簡直成爲土耳其俗語所謂『糧秣的仇敵』了。他們的父親不時地看他們一眼，好像非常贊賞這些永不疲勞的工人們的牙齒所幹下的殺戮，同時還向他們微笑着，鼓勵他們道：『吃呀，孩子們。把酒壺再斟斟滿，配娜。』於是那婢女就走到井泉邊去，從浸在冷水裏的大酒罈裏，把酒注滿了一個陶器酒壺。馬柯把酒壺遞給孩子們的時候，總是說：『喝呀，你們這些小流氓！』因此那酒壺就在餐桌上巡行了。馬柯向着他的妻子，眼睛裏閃着亮光，兩頰紅紅的，嘴唇微張，露出了一個心滿意足的微笑，看見她臉色有點不大高興，就說：『讓他們在我面前喝罷。我不禁止他們喝酒——因爲我不願意他們將來長大起來變做酒鬼。』

馬柯完全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他的教育程度雖然不夠——因爲他是個老派人物——但是由於天賦的常識，他很懂得人的脾氣，知道人常常對於愈是不准做的事，偏偏就愈想做。爲了這個理由，他常常把錢櫃鑰匙交給他兒子們，這樣就防止了他們起偷竊的歹念。他總是這樣說：『果楚，去把那杉

木櫃子開了，把我的荷包拿來；」或者，當他出門的時候，「孩子，數出二十個金里拉^①，我回來的時候交給我。」

當時社會上的習俗，在吃飯的時候，爲了表示尊敬長輩，孩子們祇能立着吃，要等他們的長輩吃完才可以坐下。馬柯卻不理睬這種規矩，他准許他的孩子們坐着一一起吃，就是有客人在座也是如此。「我要讓他們交際交際慣，」他總是這樣說，「不要變野了，看見一個陌生人就會羞得無地自容，像安卡·拉思普希一樣。」這是一個看見了男人就害羞的女人，所以她的名字竟變成形容極度羞怯的諺語了。

因爲整天忙着做事，馬柯每天祇和他全家的人見到一面，那就是吃晚飯的時候，所以，也就是在這時候，他才有機會實行他特別的教育制度。

他這樣教訓他的孩子們：「捷迷脫爾，你祖母還沒有坐下去呢，你可不能先坐——你要變做一個共濟會^②員了！伊里亞，你不要像一個屠夫似的拿刀子呀；好好地切肉，不要亂砍亂割的。果楚，你怎麼啦？坐下來吃飯的時候不要忘記把帽子摘掉。怎麼，你的頭髮長得像一個都脫拉干^③的農民了，快去剪剪短，要哥薩克式的。華西里，把你的胳膊靠攏些，滿桌子都要給你佔掉了。在田裏可以這樣，在這裏可不能。阿伯拉罕，吃了飯站起來的時候爲甚麼不畫十字，這是甚麼意思？這裏不准有這種新教徒樣子，先生！」

不過這祇是當馬柯興致好的時候才如此；如果他不高興的時候，就沒有一個人敢開口了。

由於非常之虔信與嚴格，馬柯又竭力把一個正規的宗教精神去教育他的兒女。每天晚上，全家的大人都必須在一起唸祈禱文。每一個禮拜日或是節日，全家的人都要到教堂裏去——這是一個絕

不容許破例的老規矩；任何一個人破了例，就會在家裏引起一場風波。有一年的聖誕夜，馬柯吩咐凱里爾到教堂裏去辦神功，因為他就要在第二天早晨領聖體了。凱里爾從教堂裏回來，早得可疑——他實在沒有參見神父。『你辦了神功沒有？』他父親不信似地問。『辦過了。』『交誰辦的？』『交——伊尼渥神父辦的。』凱里爾訥訥地說。這一下就明白了，因為伊尼渥神父不過是一個年輕的六品神父^②，他還沒有權柄給人家赦罪。馬柯立刻就戳穿了這個謊話，大發雷霆地扭着他兒子的耳朵，把他拖到教堂裏，交給史塔夫利老神父，說道：『神父，給這個驢子辦神功能。』於是他就坐下來等着，一直等到神功辦完結。如果他的兒女有偷懶逃學等情事，那麼他就更爲嚴厲了。

雖然他自己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是他卻喜愛學問和學者。當時有許多熱心於新教育運動的愛國志士，在短短的時期內使保加利亞開滿了學校，馬柯也就是這些志士中間的一個。不過，對於一個在當時差不多祇有農民，工匠和商人的國家，教育到底會有些甚麼實在的好處，這個觀念在他卻是很模糊的。馬柯很歉咎地看到那些從學校裏畢業出來的學者既找不到工作，又沒得飯吃。但是他覺得，他心底裏知道一定有一種祕密的力量潛伏在學問裏，會得改變整個世界。他的信賴學問正如他信賴天主一樣——是毫不懷疑的，因此他就儘他的能力去提倡它。他唯一的願望就是被選舉爲

① 里拉 (Lira)，土耳其金幣名，每一里拉值一百銀圓。參看第四七頁註。

② 共濟會 (Freemason)，中古時代的一個反宗教的祕密團體，以互助友愛爲目的。在保加利亞，這個字差不多與新教徒同義，指反對東正教的人物，無神論者，或自由思想者。

③ 都脫拉干是索波特附近的一個城市，那地方的人以鄙野粗俗著稱。

④ 六品，爲 Diacon 之譯名，屬舊教中神職第三級。一曰主教，二曰司鐸，三曰六品。是爲高等神職。六品聯司輔祭，故不能爲人辦神功。

一個學務委員，由於各方面對他的尊敬和器重，所以他的確一直被選任着這個職務。在這個卑小的社會職務上，馬柯一點不偷閒，毫不厭煩地工作着；但是他很小心地避免與官僚們發生別的關係，尤其是那些衙門裏的人物。

餐桌收拾乾淨之後，馬柯就站起身來。他的年紀大約五十前後，身材很高，略微有些駝背，可是還很健旺。他那紅紅的臉——因為常常往來於剪羊毛場和市集，已經被風吹日晒得黑了——有着一種嚴肅而堅毅的表情，即使在微笑的時候也如此。兩道濃厚得幾乎連接起來的眉毛，又給他的丰采增加了一些莊嚴。但是另外有一種溫和，坦率和誠懇的神情緩和了那嚴肅的調子，使得他整個容貌還是顯得可親可敬的。

馬柯在常春藤叢中的木板凳上坐了，吸着他的長煙管。孩子們分散在四下裏自由在地玩，婢女把咖啡端了上來。

這個晚上，馬柯興致很好。他很起勁地看着他那些吃得好，養得胖的孩子們的喧嘩嬉鬧。玩的花樣時時在改變，而他們的腳步聲和嘻笑叫器聲也愈來愈響。正像一羣麻雀在樹叢裏遊戲。但是這個天真而快樂的遊戲不久就發展成爲一個嚴重的狀態，叫聲變得憤怒起來了，小手激烈地伸起來威脅着了，一個愉快的音樂會登時變做一場七嘴八舌的爭吵——於是有的哭起來了，眼淚流下來了。大家都奔向他們的父母，動手的急於要替自己辯護，受了委屈的要去訴苦，一個奔到父親身邊去尋求保護，另外一個就奔向他母親身邊去找幫手。這時候，馬柯就從一個不偏不倚的旁觀者的地位，忽然擔任起審判官的職務來了。像一個真的「卡提」那樣，他完全不顧一切法律的程序，對於原告被告雙方的控訴全都不要聽，乾脆就宣佈並執行了他的判決——每人打一掌，打在哪裏就是哪裏；

但是對於那幾個小的——他所寵愛的孩子們——往往就用一個親嘴來對付了這種情況的需要。

於是一切都歸於平靜；但那喧嚷聲已經驚醒了睡在祖母懷裏的那個最小的孩子了。『別做聲，寶寶，別做聲，要不然土耳其人就會來把你帶走了。』祖母伊凡妮莎一邊輕輕地搖着那孩子，一邊低低地說。可是這又引起了馬柯的話。他說：『媽，你爲甚麼常常拿土耳其人來嚇唬他們？你這樣就祇會把他們養成一些膽小的人了。』那祖母說道：『是啊，是啊，我就是這樣子，爲甚麼我不該這樣說呢？那些土耳其人不是够可怕的嗎？我已經看了他們六十多年了，到我死了之後他們也還是這個樣子的。』於是小彼得就接口說：『啊！奶奶，等我和華西里哥哥和喬治哥哥長大起來，我們一定拿鐮刀去把土耳其人殺個精光。』於是馬柯說：『你一個都不會留下他們嗎，親愛的？』

『小亞森怎麼了？』馬柯問他的剛從屋子裏出來的妻子。『現在他安靜些了，他已經睡熟了。』她回說。『又是一回，爲甚麼讓他去看這種事情？現在弄得他生病了。』那老祖母埋怨着說。馬柯皺着眉頭，一聲都不響。在這裏，著者必須交代明白，原來小亞森是在學校窗子裏望見了人們把那個沒有頭的屍體，那個漆匠的兒子琴楚，從田野裏擡回來的時候嚇壞了，因此得了驚風症。馬柯趕忙改變了話題，他說：『好吧，孩子們，我要你們大哥哥給我們講一個故事，然後你們一起來唱個歌。華西里，你老師今天教了你些甚麼，講給我們聽聽。』『今天講了一課世界歷史。』『好的，講給我們聽。』『是關於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甚麼，講那些西班牙人嗎？不要，不要，我的孩子，那』

① 衙門，原文是 *Konak*，乃土耳其行政首長的官邸。

② 「卡提」，原文是 *Kadi*，土耳其，阿剌伯諸國的審判官之稱。

③ 法王路易十四爲了他孫兒要繼承西班牙王位而與西歐諸國的戰爭，起一七〇一年，訖一七一三年。

沒有甚麼意思，給我們講些俄羅斯的事情罷。」「哪些事情？」華西里問。」「譬如，關於暴君伊凡的故事，或者那個放火燒掉莫斯科的波那帕○的故事，或者——」馬柯還沒有說完他的話，院子裏黑角落裏忽然有了熟悉索索的聲音，牆上有好幾片瓦噼噼啪啪地砸下來。大大小小的雞都嚇醒了，到處亂飛亂撲。那個正在把掛在外面晾乾的那些洗過的東西收進去的婢女驚喊着「有賊，有賊！」

院子裏的情景立刻變得非常慌亂。婦人們都躲進了屋子；孩子們也不見了；祇有馬柯，他不是個膽小的人，站了起來，對那發出響聲來的黑角落裏察看了一眼之後，就跑進屋裏，每手抓了一管手鎗，立刻就返身出來，急忙奔向馬廐去。

他這個動作——也許不是一個頂謹慎的行爲——可是敏捷得使他的妻子來不及攔阻他。她所能做到的祇是高聲叮囑他小心些，但即使這個聲音也被那條驚怒得閃在井邊的看家狗的狂吠所掩蓋了。

在馬廐和雞棚中間的暗地裏，的確有一個不速之客在那裏，但是因爲太黑暗了，所以甚麼都看不出來，再加以馬柯剛從燈光下跑出來，他的眼睛尤其看不清楚。

馬柯趕進馬廐裏，先撫拍着他的馬，使牠安靜下來，然後從窗格裏向外窺看着。不知是由於他的眼睛已經習慣於黑暗呢，還是由於幻想，他看見在角落裏，就在那窗子旁邊，有一個東西直立着，像是人的樣子，但是一動都不動。

馬柯擎起了手鎗，身子偏向，嚴厲地吆喝道，「別動，不然就把你打死！」○他把手指按在扳機上，等了一會兒。

「馬柯先生○，」一個聲音輕輕地叫着。

『你是誰？』馬柯用保加利亞話問。

『不用害怕，是個朋友。』於是那人向窗子走近些。現在馬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身段了。

『你是誰呀？』馬柯沉下了他的手鎗，狐疑地問。

『我是伊凡，馬奴拉·克拉列豈老爹的兒子，惠亭地方的。』

『我不認識你啊。你在那裏做甚麼？』

『我就會告訴你的，先生。』那陌生人沉下了他的聲音說。

『我看你不清楚。你從哪裏來的？』

『我告訴你，先生，從遠地方來的。』

『從哪裏呢？你說的遠地方是哪裏呢？』

『是很遠的地方，馬柯。』那陌生人輕輕地說，幾乎聽不清了。

『甚麼地方？』

『從狄亞倍吉爾來的！』那陌生人喃喃地說。

這個字在馬柯的記憶中起了電一般的作用。他記得馬奴拉老爹有一個兒子曾經被流放到狄亞倍

① 即拿破崙。

② 這句話是用土耳其話說的。

③ 此處的「先生」，原用 Gospodin，是保加利亞語。保加利亞在土耳其人統治之下，官方語言爲土耳其語，馬柯因爲聽見這個不速之客用保加利亞話回答了，所以也改用祖國的話去回答他。

④ 狄亞倍吉爾 (Darbekir) 是土耳其屬小亞細亞東南部的城市。城中堡壘爲拘禁政治犯的場所，特別是拘禁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運動者的地方。